

长篇小说

浮石
◎ 著

红

著名作家王蒙在韩国全南国立大学说：“最近和贪污腐败有关系的有两部小说非常有趣，一部叫《青瓷》，一部叫《红袖》。作者真实姓名胡刚，……他的小说是写商人怎么样想办法收买拉拢官员来牟取利益……”其实，浮石的小说所表达的远不止于此，国有资产流失等深层次话题被浮石富有艺术魅力地再现出来了……

编辑手记

袖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袖 / 浮石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404-4069-5

I. 红… II. 浮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8027 号

红 袖

浮石 著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邵阳)印刷

*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mm 1/16 印张: 22.75

字数: 400,000

ISBN 978-7-5404-4069-5

定价: 35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目录

///001

引子

001

瘦一点的于是故意清了清嗓子，摆正姿势，平视着隔了一张桌子的柳絮，字正腔圆地说：“我们已经向你表明了我们的身份，现在再向你介绍一次，我们是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办案组的，因为涉及一些事情，需要你协助调查……”

///004

第1章

作为省委书记陆海风的秘书，柳絮知道何其乐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的，一般的事，也不会去麻烦他。但她今天要请的客人很重要，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贺桐，如果何其乐不能到场，这顿饭就吃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……

///019

第2章

多亏了柳絮为人谨慎处事低调，去年省高院执行局抓了几个人，涉及七八家拍卖公司，她也被省纪委、省检察院的人叫去过，却没有被查出什么问题。相反，因为她和曹洪波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，曹洪波很感激，反而更愿意帮她……

///038

第3章

何其乐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的第一天，海风书记就亲自找他谈过话，给他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。陆海风说：“你这秘书不好当呀，权力不大，但离权力的中心最近……”

///058

第4章

贺桐的假公济私做得行云流水。从今天中午两个人见面开始，他身上再也没有半点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影子，倒像一个大献殷勤、温柔体贴的情人。他身材高大，站在柳絮身后就像一堵墙……

///075

第5章

要对肖耀祖施加影响，必须让他觉得她跟曹洪波关系不一般。可是，如果肖耀祖知道她跟曹洪波关系暧昧，又等于让他抓了一根辫子。还有，如果让贺桐听到了这些……

///099

第6章

找到契合点就好办。按照柳絮的经验，做生意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是找对人，第二，是看你要他办的事他能不能办，以及他办完之后能得到什么利益。如果你和他能在利益上达成共同体，就等于上了一条船……

///125

第7章

现在什么社会？关系社会。一个人单打独斗能成事吗？成不了，得整合资源。什么叫整合资源？就是有钱的出钱，有权的用权。权钱结合才能所向披靡……



目录

003

///142

第8章

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,毁掉一个干部却轻而易举。这里有干部自毁前程的主观因素,也有很多社会原因。尽管陆海风是省委书记,但他难免也有他的思维定势……

///165

第9章

受了何其乐的批评,李明启反而很高兴,觉得何其乐对他不客气,实话实说,那才叫朋友。再说了,何其乐说不行可比陆海风说不行好多了,他于是“嘿嘿”地笑着……

///180

第10章

柳茜还从来没有跟肖耀祖见过面,她不想一开始就以买家的身份出现,那样两个人就成了交易的双方,卖的怕卖贱了,买的怕买贵了,都在价格上打转转,便难得开诚布公……

///196

第11章

何其乐再一次摇了摇头,说:“你太高看我了,我刚才不是说了吗?海风书记的一言一行,必须受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约束,不是我一个小秘书能左右的……”

///216

第12章

柳茜没想到股市会一下子那么疯狂起来，有媒体报道为证：小和尚到证券公司开户；休闲中心的盲人按摩师开口闭口都是股票；某城市打的难投诉多，因为的士司机到交易所看大屏幕去了……

///235

第13章

关于这一点，他自认为比一般的商人包括他哥哥肖光宗要高明很多。他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工作方法，等于在自己和形形色色的律师、政府公务员之间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。至于律师怎么做——怎样钻法律的空子，怎样打法律的擦边球，甚至怎样买路行贿，那是他的事，跟他肖耀祖无关……

///251

第14章

省报新闻中心主任，级别也就是个正处，但在别人眼里，却是一个可以接近至上权力、熟人更是遍及省市各厅局、人脉资源丰富得没法想像的角色，官不大，能耐不小。副主任医生表面上的态度并没有明显地好转，但对李明启的身体状况却明显地重视起来……

///273

第15章

尽管肖耀祖也知道，这层窗户纸即使不去捅它，迟早也得破，但把他公司跟市人民大剧院的头儿的关系，搞成他公司跟市人民大剧院单位之间的关系，却实在是一着臭棋。肖耀祖跟市人民大剧院的那几个人打过交道，不是不好摆平的……



目录

005

///293

第16章

因为你们拍卖公司的这类生意，决定了你们不能不与司法权力机关、我们这些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打交道，你们要把生意做成，就不得不求人，就不得不经常性地吃一些灰色地带运行。否则，你就会被你的同行挤下独木桥……

///313

第17章

省委接待处虽然在星级上不是最高的，但入住的客人却可能是大大小小的权贵，谁都说不清楚他们跟省委省政府的某位领导有怎样的隐秘关系。李明启带小姑娘在这里开房，即使被人看见，也可能会被人误解。但李明启要的就是这种误解……

///333

第18章

过了好半天，辛姐才慢慢地把眼睛睁开，她的头没有动，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因此也就并没有看柳絮，她望着半空中的什么地方，好像声音也被温泉浸泡得软绵绵了似的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这笔业务，做肯定是要给你柳絮妹妹做的，可是……”



引子

001

柳絮是上午九点钟左右被带走的。

那天上午十点钟有场拍卖会，否则，柳絮还不会那么早去公司。她把宝马车泊好，刚走进写字楼的大堂，就有两个女人斜地里朝她靠了过来。她们一点也不起眼，如果不是她们的速度有点超常规，柳絮压根儿就不会意识到她们的存在。那两个人年龄相仿，大概都是四十来岁，高矮也都差不多，只是一个胖一个瘦一点儿。很多年以后，柳絮还会记得那个瘦一点的女人留给她的第一印象——看人的眼光冷冰冰的，嘴角却似有似无地向上翘着，绽出一朵菊花似的微笑，居然极其自然。她们一上来便像见到了亲姐妹似的一左一右地挽住了柳絮，问：“你是柳总吧，一诚拍卖公司的柳絮总经理，对吧？”

柳絮多少有点发怔，她想把脚步停下来，却没有能够做到。她一边被两个女人挟持着朝外面走，一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柳絮不想就这样被带走，终于有点费劲地站住了，一左一右地朝那两个人看了一下，问：“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”

胖一点的女人说：“我们是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办案组的，有些事涉及贵公司，想找你协助我们做一些调查。”

好像是为了配合她这句话，那个瘦一点的还把那只闲着的手插进口袋，掏出工作证，很快地在柳絮面前晃了晃。

柳絮被带到了一辆中巴车上。那辆中巴车就停在她的宝马车不远的地方，加上司机，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人，都是男的。柳絮是被胖一点的女人推上

车的，里面那个男人还朝她伸过来了一只手，像要拉她一把似的，但柳絮没有去握。胖一点的女人紧跟着柳絮上了车，刚挨着柳絮坐下，顺手砰地便把车门拉上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瘦一点的女人也已经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就座，也是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，她扭过头对柳絮说：“我俩都姓彭，这是我们李检，希望你能配合。”

被叫作李检的男人把脸侧了侧，对柳絮把嘴角向上扯了下，算是笑，笑过了，便把一只手摊着向柳絮伸了过来。柳絮眉毛轻轻一扬，问：“什么？”

李检说：“手机，先替你保管一下吧。”

柳絮说：“十点钟我有场拍卖会，能不能先让我把会开完？”

李检抿嘴一笑，摇摇头。

柳絮说：“那……至少得让我打个电话，跟公司交代一下吧？”

李检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行，手机给我，你报号码，我来帮你拨。”

柳絮再一次怔住了，扭头望着旁边的李检，在那张长长的马脸上停了足足五秒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柳絮对那种瘦长瘦长的面孔总是心存戒备，她摇着头轻轻地说：“算了。”说着，便把手机啪地塞到了他手里。

李检说：“你确定吗？”

柳絮觉得他的这句话多少有点嘲讽的意思，便冷冷地回看了他一眼，回过头来不再理他，接着，便把眼睛闭上了。

中巴车很及时地启动了。

柳絮很快就对自己生气了，不知道自己干吗要感到紧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人家赌气。再过个把小时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如果她不能准时在公司露面，情况会怎么样呢？起码得跟公司的人打声招呼吧？柳絮朝左边侧身，望着旁边那张长长的脸，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问：“请问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李检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取决于柳总是否配合，也许要不了多久，也许要一段时间。”

这算什么回答？

柳絮却不死心，追问道：“那会是多久？”

李检再次笑了，说：“柳总是聪明人，不要以为我在说废话。我只能说，这取决于你是否配合。”

柳絮知道了，她不可能从旁边这个男人嘴里套出半句话来。你看他的嘴唇，多薄呀，简直像两片合在一块儿的刀子。

柳絮把头摆正了，跟公司打电话的念头，一下子没有了。随它去吧，她想。接着很木然地望着前方。驾驶室里吊挂着一幅小小的过了塑的毛主席



像，老人家很慈祥地望着她。柳絮再次把眼睛闭上了，她觉得老人家看她的那种眼神，就好像等着她说道歉似的。

他们会把我拉到哪儿去呢？

这是柳絮接下来应该关心的问题。可是，她却不想睁开眼睛朝外面看，她想，这会儿他们的眼光一定早就落在自己脸上了，他们一定早就开始研究她了。

车子的音响不是很好，里面一个男声正在唱《老鼠爱大米》。

四五十分钟以后，柳絮被带到了一座宾馆的双标房里。那座宾馆不是很高档，就像一个招待所。桌椅已经摆好了。柳絮被安排在一把折叠椅上坐下，她的前面是一张宾馆房间里的写字台，本来是靠墙放的，现在被打横了。桌子后面坐着刚才把她带来的那两个女人，瘦一点的朝胖一点的望望，说：“可以开始了吗？”后者便点了点头。

瘦一点的于是故意清了清嗓子，摆正姿势，平视着隔了一张桌子的柳絮，字正腔圆地说：“我们已经向你表明了我们的身份，现在再向你介绍一次，我们是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办案组的，因为涉及一些事情，需要你协助调查，希望你能积极配合，尽快把事情搞清楚，这对你也是有利的，怎么样……现在我们开始吧？”

柳絮努力地望着她的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把眼光下移，停在了她的嘴唇上，她看到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一开一合的，接着听到了从里面迸出来的声音：

“姓名？”

……

第1章

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柳絮拨通了何其乐的手机，等嘟嘟嘟地响了三声后，又把它摁了。她把手机搁在大班台上，愣愣地望着它出神，等待着何其乐反拨过来。

柳絮每次要找何其乐都是这样，生怕他不方便。为此，何其乐还说过她，说她把他的手机当扩机用。柳絮总是抿嘴一笑，随他说，却从来不去改正。

柳絮和何其乐的关系有点说不清楚。不少人都以为他俩关系暧昧，比情人关系远一点，比朋友关系近一点。反倒是何其乐的老婆邱雨辰不这么看。邱雨辰一副傻人自有傻福的单纯样儿，作为中学和大学同学，她太了解柳絮了，知道她跟何其乐怎么也不会折腾出什么事来，甚至一有机会就开他们俩的玩笑。至于柳絮的老公黄逸飞，倒是经常酸不溜秋地把他俩的事挂在嘴上。柳絮把黄逸飞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说我不管你的齜齜事也就罢了，你再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黄逸飞以风流才子自居，三天两头换小情人，内心里对柳絮三分敬七分怕，见柳絮真发火，哪里还敢逞口舌之利？

其实，柳絮和何其乐的关系还真是简单，虽然两个人都很看重对方，但在感情上，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，也像两条平行的铁轨，相互依存，却从来没有过交叉。

一般来说，柳絮摁断电话不久何其乐就会把电话反拨过来，如果碰上他在开会，也会很快给她回个信息。



这次也是这样，没过半分钟，柳絮的手机响了，何其乐先在电话里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先别急，我待会儿再给你电话，好吗？”

柳絮“嗯”了一声，等何其乐先挂了电话，才把手机摁了。知道何其乐这时还不能定下来，心里便有点莫名其妙地发慌。

她今天有个重要的饭局，约了好久才约上对方，她想让何其乐作陪。

作为省委书记陆海风的秘书，柳絮知道何其乐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的，一般的事，也不会去麻烦他。但她今天要请的客人很重要，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贺桐，如果何其乐不能到场，这顿饭就吃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，搞得不好还会节外生枝。柳絮运作这件事差不多一个星期了，早已给何其乐透了信，当时他按照一贯的做法表了态，说我尽量争取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，差不多五点了，何其乐那边还没有消息。

柳絮想给何其乐发个信息，催一下，终于忍住了，柳絮一般很少给何其乐发信息，有什么话直接就在电话里谈了，生怕何其乐接了信息忘了删掉被邱雨辰看到，闹出不必要的误会。其实柳絮的那部手机是专门为何其乐配的，那个号码也只有他一个人才有，是她跟他通话的专线。柳絮很看重跟何其乐的关系，尽管他俩一个月难得联系一两次。

何其乐没来电话，坐在大班椅上的柳絮只好继续发呆。发呆是一种思维短路，眼睛望着什么其实是视而不见，脑子里好像在想什么，其实只是一片空白。

她的眼光落在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泼墨斗方上，那是黄逸飞的手笔，画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红荷，荷梗上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翠鸟，下面是几尾欢快的游鱼。

柳絮认为黄逸飞执意将这样一幅画挂在她的办公室，不是别有用心，就是用心良苦。他是想让她出淤泥而不染吗？还是想让她做捕鱼的翠鸟？或者成为自由游弋的小鱼？在柳絮看来，和黄逸飞从相识到结婚，简直像做梦一样，懵懵懂懂的。梦醒得也很突然：几年以前，说不清大半夜还是大清早，派出所的电话打到了家里，说黄逸飞因为嫖娼被抓了，要她带了钱去捞人，当时柳絮离预产期不到一个月。事后她怎么也没有想清楚，为什么没跟黄逸飞离婚。

柳絮的目光被蜇了一下似的从那幅画上移开了，游离着还是落在了那部手机上，那是一款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三星，滑盖。上次见到何其乐，他还拿过去摆弄过。当时他俩在廊桥驿站茶坊里喝茶。他一边摆弄手机一边望着柳絮一笑，却也没有说什么。那款手机要说有什么特殊，便是何其乐送给柳絮的三十岁生日礼物。柳絮本来是要拒绝的，刚说了半句话，见何其乐阴了

脸，便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她不想欠他的人情，便给他买了一个都彭的公文包。她本来是打算给他买条领带或者皮带的，又怕自己太僭越了。就那样柳絮心里还老不安，后来干脆硬拉着邱雨辰去了一趟宠物市场，花六千块钱为她买了一条三个月的萨摩耶。

也亏了柳絮，能够把跟何其乐的关系这样别别扭扭地维持十来年。

柳絮在拍卖行业里很有点儿名气，原因除了她的一诚拍卖公司业务做得好，便是她的性别和容貌。不错，柳絮是个美人胚子，从小学开始，便一直是令人瞩目的对象。生为美女老板，柳絮时不时地会给她的同行提供一些谈资。概括成一句话，就是这个女人厉害，她要想做的事，没有做不成的。一些风言风语也时不时地传到柳絮的耳朵里，每次她都一笑了之。男人经商难，女人要是鬼使神差入了商界，要不了多久，会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。只要一闲下来，柳絮便会经常问自己，如果能够重新选择，她还会这样做吗？

柳絮找不到标准答案，因为根据不同的心情，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。柳絮只能认为这都是命。

女人一过三十岁，生理和心理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对于柳絮来说，则是越来越信命了。

她和何其乐既没有成为夫妻，也没有成为情人，可能就是一种命。

邱雨辰跟柳絮高中时同桌，两个人的关系好得经常夜里钻一个被窝，叽叽喳喳的也不知道哪里有那么多废话。有个周末，她们还一起骑单车跑了十几公里山路，到一个据说能摸骨相命的仙姑那里问前程，想看看考大学有多大的希望。

那是个瞎子老太太，看起来年龄在五十岁和九十岁之间。对于被柳絮推到前面的邱雨辰只说了一句话：一生富贵，衣食无忧。轮到柳絮的时候，那张长满皱纹、血管像蚯蚓一样凸出的手，不仅在柳絮俏丽的脸上来回摸了两三遍，还让她伸出两只手，掐掐捏捏了好半天。老太太的脸色不断变化，没有了牙齿的嘴巴，像咀嚼着什么东西似的一抿一抿的，又是点头，又是摇头，把柳絮的心一下子吊了起来。柳絮赶紧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往她手里塞，她竟然不肯收。柳絮急了，抓起她的手把那张皱巴巴的钞票往那掌心里一拍，说：“您老人家说吧，我受得了。”老太太的嘴又是一抿一抿的，说：“画一样的人儿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性子烈呢。你是宁愿受苦也不愿意受委屈的人。你这一辈子，钱是花不完的，别人用钱包装，你用皮箱装。可是……成也男人，败也男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电话响了，不是大班台上的手机，是座机。柳絮回过神来，看了一下来



电显示，是她的副总经理杜俊。

她刚把话筒拎起来放到右耳朵边，立即传来杜俊的声音：“我已经到了高院，刚才给贺副院长打了电话，他马上就下来，怎么样，我们是直接去吗？”

柳絮说：“行，我这就动身，争取在你们之前赶到。”

柳絮忍不住又给何其乐拨了一次电话，响了三声还是把它摁掉了。

007

接到柳絮第一个电话的时候，何其乐正在等李明启，李明启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师兄，现在是省日报新闻部的主任，约好了下午五点钟以前送照片过来。今天上午省委书记陆海风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工作，明天的新闻报道要配照片，这事是不能大意和耽误的。

事情巧就巧在柳絮今天晚上请到了贺桐，何其乐知道，这场饭局他如果能够出席，对柳絮来说意义将会很不一样。问题是，他能不能抽出时间，还得看陆书记的安排。这也是何其乐未能及时给柳絮回电话的原因。

何其乐和柳絮认识十几年了，时至今日，他一直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。那时他研究生刚毕业，一边当助教一边兼任系里的政治辅导员。后者是一个什么事都可以管，什么事也可以不用管的职务。元旦文艺演出，何其乐和系里的头头脑脑去看彩排，就那样认识了柳絮。柳絮的红绸舞被安排在整场晚会的中间，随着激越的音乐骤然响起，那条鲜红亮丽的绸缎，便像一条鲜活的灵蛇，满场摇曳和飞舞。谁持彩虹当空舞？柳絮甫一亮相，那身段，那云霞扑面似的绯红的青春脸庞，让何其乐惊为天人，他在一瞬间像被子弹击中了似的，心脏先是陡然一热，接着便几乎停止了跳动，等回过神来时，他知道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个跳舞的女孩子，那个人学不到半年的一年级新生。阴差阳错，他们的故事还来不及开始便结束了。这也使得何其乐对柳絮的感情，一直停留在了十几年以前。何其乐常常暗自问自己，如果当年他娶的真的是柳絮，而不是邱雨辰，那份暗自怦然心动的感觉，还能维持到现在吗？

是不是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，才是永远的牵挂？

何其乐找不到答案。

李明启捧来了两大本影集。一本是送给陆书记的，一本是送给何其乐的。大学时两个人接触并不是很多，后来何其乐成了省里的“第一秘书”，两个人的关系才慢慢铁起来。省报目前在搞竞争上岗，李明启覬覦副总编辑的位置已经很久了。他往何其乐这里跑得很勤，为此还特意向何其乐请教过好几次，说要请何其乐作为局外人帮他分析分析，他的事到底有多大的希

望。何其乐知道李明启肚里的那点儿皮里阳秋，却始终不敢造次，在陆书记面前替他咬耳朵。所以，每次也就笑笑打太极，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师兄吉人自有天相。

李明启在何其乐办公室磨磨蹭蹭的，何其乐知道他是想把影集亲自交到陆书记手里。放在平时，何其乐是会考虑师兄的这点小奢求的，但今天不行，他惦记着柳絮的事，就想把李明启早点打发了。正好柳絮的手机第二次响了，他便一边向李明启笑笑，一边赶紧去接。柳絮却又很快地摁掉了。何其乐拿起座机话筒，故意迟疑了几秒钟才拨过去，说：“我等下再给你回电话吧。”也不等柳絮回话，就把话筒搁了。李明启很懂味知趣，赶紧起身告辞。

影集里的照片刚才已经看过了，每一张都不错。李明启是老记者了，选择怎样的角度才能突出领导的形象，是一个职业摄影记者最起码的基本功。何况李明启在这上面是有教训的，上届省长脸上有雀斑，民间有个段子就是专门讲他的，说省长做报告，群众观点。李明启那时刚到报社不久，未经处理，把省长的一张特写照片发表了出来。谁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不久报社便把到居委会挂职锻炼的机会给了他，硬是让他跟那里的婆婆姥姥打了两年交道。吃过了这样的暗亏，李明启怎么可能不学得聪明一点呢？影集送来之前，他肯定一遍一遍地认真筛选过。

不过，何其乐再次看那些照片时，却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不错，影集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拍得很好，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陆书记的招牌动作和经典微笑，但对于陪同陆书记的人来说，他们离陆书记的远近和神情举止，就有点不一样了。何其乐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抽出几张塞到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，再把后面的往那空出来的位置上调了调，这才轻轻地敲开了陆书记的门。

陆书记正在看文件，何其乐侧身走到陆书记旁边，轻轻地把影集摆在了陆书记面前宽大的办公桌上。陆书记随便翻了一下，让他看着办就行了。何其乐跟陆书记已经两三年了，知道陆书记日理万机，不太会为这些事操心，但他同时也知道，尽管陆书记对他很信任，但这种由陆书记亲自审视的过场，仍然是不能不走的。

何其乐把影集合拢来，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抱在胸前，然后轻声提醒陆书记，说下班的时间到了。陆书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点了点头。何其乐接着说：“天气预报说今晚可能有雨，要不然，晚上还是去打保龄球？”

陆书记起身做了几下扩胸运动，亲自把办公桌上的台灯关了，说：“行，我散步回家，你七点四十分来接我吧。”



何其乐出来以后，嘘了一口气。如果没有会议或接待上的安排，陆书记的业余时间一般会做两件事，一是打保龄球，一是很随意地到省委大院外面去“走一走”。陆书记有高血脂，保健医生建议他多运动，打保龄球就是一项比较好的运动。至于到外面“走一走”，算是运动和工作的结合，多少有点微服私访、体察民情的意思。再就是时间很随意，可能饭前，也可能饭后。对于何其乐来说，打保龄球比较简单，省委大院休闲中心就有个保龄球馆，打个电话让他们留条球道就可以了。他家离陆书记家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，他可以回家一边吃饭，一边看中央电视台一台的《新闻联播》。《新闻联播》是陆书记必看的节目，何其乐也必须跟着看，这样，两个人闲扯的时候，才会有共同语言。如果是到外面去“走一走”，就会麻烦一些，不仅自己得跟着，还得通知警卫局的钟秘书陪着。如果时间是在饭前，他就怎么也赶不了柳絮的约了。

把陆书记送出门之后，何其乐返回来把陆书记的办公室收拾了。他给邱雨辰打电话，说不回家吃饭了。邱雨辰说正好，她也有应酬，还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。邱雨辰也是个忙人，平时也难得在家里吃上一餐饭。两个人为此连小孩子都不敢要。何其乐把刚才塞到抽屉里的照片拿出来看了看，挑了一张，又从影集里也挑了一张，都把它们放在他总是随身带着的都彭公文包里，这才关灯离开了一号办公楼。

海内鱼翅海鲜酒楼在黄金大酒楼三十二层，整整一层，没有大厅，全是包厢。这里只供应两种主菜：鱼翅和鲍鱼。

包厢昨天就订好了。柳絮接到杜俊的电话之后，便离开公司直接开车过来了。她先到，没等几分钟，杜俊陪着贺桐也到了。贺桐一进门，柳絮便马上起身，伸出两只手前来迎接。柳絮不得不抬头，因为贺桐个子很高，差不多有一米九，穿一身法官制服，戴一副很宽大的黑框眼镜。

柳絮虽然一直在省高院做业务，跟贺桐打交道却是第一次。相比之下，杜俊跟贺桐反而熟很多，因为他跟贺桐的侄儿贺小君是大学同班同学。

杜俊先将柳絮和贺桐作了介绍，然后抱歉地对贺桐笑笑，说他得先告辞，因为公司还有点急事等着去处理。柳絮原先对于让不让杜俊一起吃饭有点犹豫：他如果不参加，她跟贺桐刚认识，气氛可能难得一下子融洽起来；他如果参加，费用则可能要多出好几千，她跟贺桐之间的一些话，也会不怎么好说。等下何其乐要来，她也不太想让他们俩见面。柳絮知道，公司这会儿其实没有什么事，杜俊这么说，是在自己权衡了利弊之后，替她作了决定。

包厢很小，两个人不远不近地坐了。柳絮问贺桐喝什么茶，让小姐去安排。贺桐把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包厢环视了一下，望着柳絮笑了笑，说：“柳总太客气了，我跟小杜说，请我可以，只能挑路边小店，他向我赌咒发誓，说就是路边小店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有点不像话。”

柳絮回望着他，赶紧笑了笑，说：“本来是想随便找个地方的，又怕不干净，只能请贺院长将就了。”

贺桐对着掩上的包厢门望了一眼，说：“下次见到小杜，我得好好批评他。”

柳絮低下了头，说：“行。我先替他向您赔不是。”

贺桐说：“真的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。好好好，这事就不说了。你看你，脸都红了。”贺桐把两只手轻轻撑在桌面上，望着柳絮一笑，接着说：“哎呀，早就久仰柳总的芳名了，今天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啦。”

柳絮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捋捋刘海，又摇了摇头：“老了，已是明日黄花。”

贺桐脑袋一歪，略为夸张地起了点高腔：“你这么青春可人都说老了，还让我这老头子活不活呀，嗯？”

柳絮笑道：“男人跟女人不一样，女人三十豆腐渣，男人四十一枝花，像贺院长这样的，不到五十岁吧，正是男人中的极品。”

贺桐说：“五十岁就好了，五十八了。”

柳絮说：“不会吧？我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，说您五十岁，我还是壮起胆子说的。”

贺桐说：“柳总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话也说得漂亮，我都有飘飘然的感觉了。”

柳絮美目一盼，说：“我就是不会说漂亮话，只会说大实话，让您见笑了。”

柳絮不想就这个话题扯得太远，说完上面的话，不等贺桐接口，马上又是一笑，说：“没有征得院长大人的同意，我今晚还邀请了一位您的朋友，您不要怪我才好。”

贺桐“噢”了一声，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，重新戴上：“柳总，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呀，告诉我，替我邀请的这位朋友是谁呀？”

柳絮并不理会贺桐话里的怪罪意思，眉毛轻轻一挑，朝贺桐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您猜。”

贺桐仰着脖子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又不是柳总肚子里的蛔虫，怎么猜得到？”